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十三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項襄毅公忠

公名忠字蓋臣嘉興人也舉進士年二十二爲
刑部郎已巳從英宗北狩土木陷虜自拔歸
間道走七日夜始達宣府足刺蒺藜數百不覺
也歸明年進廣東按察副使已改山東所歷多
軍功後充
使會陝西饑不及上
聞輒發金
未幾以繼母喪歸

陝人走數千

是奪制。衷墨衰。還

治陝凡五

行。陝人復馳。關乞。

留甚懇。

上謂忠得陝人心。遂拜右副都御史。

留鎮其地。仍賜鈔三千緡。時洮岷番亂。擊捕降

其衆。明年成化改元。督寧遠伯任壽破北虜於

延綏。又明年毛里孩舉國犯邊。督彰武伯楊信

破之於小龍州。虜大創去。陝土亢且鹵。苦乏水。

公尋故龍首渠。濬三十里。又疏鑿涇陽鄭白渠。

灌田七萬頃。後二年固原土達滿四。怨都指劉

清之偏。擁衆叛。旬日嘯聚。且二萬。據石城。逆殺

官軍。死傷積野。守將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

巡撫都御史陳价。以失事逮。詔獄。命公總督諸

道兵討之。公至。親擐甲胄。厲鋒刃。陷陣入。時虜

勢張甚。從高乘我我衆披靡前。却伏羌伯毛忠

戰死。公中流矢。兵將潰。公卽陣斬千戶退縮者。

陣稍定。會有星孛于台斗。人人搖動。營內外訛

言甚。公曰。兵家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非災

惑守歲乎。而功竟以成。是在戰不在禳祥也。我

備之耳。時同事者日夜望援，兵甚急。而廷議方且濟師，公辭之曰：「兵有合變，吾據賊水草，坐扼其要，足以困賊，勝之必矣。」京軍脆弱，不習戰。卽簡練，盡得精銳，馳數千里來塞外。此自疲，祇取敗耳。於是大司馬兩侯伯主議者皆銜公公不顧，堅壁持賊者且百日。時時單騎過賊營，諭大義，且陳禍福。賊亦稍稍相率多來降者，獨滿四自計，罪不得原。日感驍騎挑戰，或截出劫營，大小且三百餘戰。當是時，虜衆甚銳，連號一呼，雲

集燹舉，矢石雨下，公奮戰，盡擊卻之。楊虎狸者，滿四愛將也。夜出汲，我兵偵縛麾下，公叱斫頭來。虎狸戰慄，乞宥死。公曰：「爾死何道，顧不足污我刃，宥能自効乎？」虎狸伏地，哽咽願受命。公卽解金鈎束，賜之數慰，納結以厚恩，遣歸爲內應。已賊數出戰，虎狸竟賣滿四，乃被擒。因擊下石城，斬首八千級，俘二千餘人，仍留軍戍之。明年論功，進右都御史，會京圻大水，勅巡視順天諸府，公爲振之。民賴以生者幾三十萬人。又明

年大旱，荆襄多流民，李胡子者劉千斤黨，倡爲亂。上特命公往平之。公至，兵二十五萬，聲言勦捕，而實諭撫散。因偏示山谷，衆感悟涕泣而解散者九十三萬人，編戍者萬餘人。隨附土著者三萬人，俘斬其拒命者二千人。時有星變，言官論荆襄妄殺人所致，公再疏自列，言爲國任怨，未嘗妄殺。因力求歸，不許。又明年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已進刑部尚書。踰年改兵部尚書，時拒璫汪直，剛戾殘，訶威懾朝臣，屢與大

獄百官，莫敢睨。公特疏發其姦，及撻其黨韋瑛輩。上震怒，罷直東廠，瑛坐戍邊。有御史戴縉附直，祈進上書，白其能奉法。上惑之，直仍領廠事，遂首搆公，欲寘之死，不得，得落職去。後七年，諸奸相繼敗，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
按土達鷲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竭盡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

載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二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

評曰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從古闖外之臣媚疾流言非惟功不見錄抑且身之不保也先是荆襄盜起中外恒懼皆慮何日得寧公肅將天威克平逋寇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譴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人四省境內

帖然又安荆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乃指公妄殺致干天和何厚誣也幸而主上聖明公疏入得旨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劉忠宣曰公平士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奈何此可以見公道矣

年譜曰禿堅子留公牧馬于沙塲公胡服挾所牧二良馬乘之間道走望斗而南越四日

夜馬疲乃奔馬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扳
援而上至山半饑憊且行且仆倚石歛歛忽
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視之乃肉乾公噉
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
沒恐爲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
巡按張昊開關納之既見仆地移時乃甦視
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時巡撫羅
亨信來視公令人拔之竟日乃盡不能行卧
調兩月餘始能起步

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紳死于虜者何限而
公與李文達白恭敏周莊懿蕭文昭諸公皆
於萬死出一生非諸公勛名事業有命在天
幾何不爲無定河邊骨耶善乎陳建曰項襄
毅坐困叛四可比趙營平之坐困西羌而彭
文憲商文毅主持不移不愧魏弱翁矣朝廷
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叛四不殄而與套
虜連兵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往徒費餉搖
人心何益之有

純始白，久之，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難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次誅，無噍類。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卽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而大學士陳循者，廬陵人也，熟知雍，才可大用，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焉。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

繼叛，諸省無不被兵，江西獨恃雍少安。英宗復辟，下陳循獄，戍之。雍坐是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迺獨心敬。雍亦時時有所喻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人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爲宴會，累時今不坐，獨以坐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寇掠內

地制詔雍巡撫大同宣燕。陛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遜。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爲一時北方之重。還議事。上喜。雍狀貌。晉兵部侍郎。英宗皇帝崩。內閣學士陳文忠。雍因事間於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叅政。雍爲叅政日。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且適也。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

雍莫可爲者。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雍卽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可破。雍奮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闔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廼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

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也，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於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剋脩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既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剋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且曰：

韓公天威也，悉力拒不支，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天子大嘉賞雍功，制詔即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不兼委且勢輕，互避不便。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約束。雍既得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晉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

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然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引疾乞歸。薨年五十三。謚襄毅。

按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戢。叔敖曰。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是衆從公會諸軍。出東道。平陽峒。修仁荔浦諸賊。直抵大藤峽。斬其藤。置千戶所。控賊出入。刻

石紀功。班師。公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莅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摘詞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無愧經緯全材焉。評曰。未熙少時多奇鬼神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恠故弗悉。二廣士大夫先生。每屈指公曰。此百世功也。大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獨公及王伯安兩至之。信然哉。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程襄毅公信，開文四川，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于河間，舉進士，選給
事中吏科。景帝卽位，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
城，上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
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
以備戰守。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外，失利，諸將不
相援，鏜急呼城門求入，公不肯，疏言鏜小失利，
卽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効死
力。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公

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
鏜虜退遂請勅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廂外禦
虜且號令諸將景泰初使蜀還言道過畿輔民
饑乞賑貸廷議奉迎上皇時有龔千戶者投
密書高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
列會疏入留中不報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曰
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
隆師又明年上修德疏陞山東叅政遼東宣府
故隸二藩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

餉松番天順初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
太僕卿公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
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
言馬政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
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
部上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僉都御史巡
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
使公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爲遣給
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

偽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會虜字來欲寇遼東塞，公提兵出境屯三月。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贓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未減霖寇深，遂劾公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少司寇，憂去。成化初起爲少司馬，當是時，廣川陝荆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略，皆中機宜。先是

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大司馬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末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礮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

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躋其後四
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
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
洞竅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
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衛
渡航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末寧芒部更
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
卿言官論功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
年春無雨雪公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

四兵弊可申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
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
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
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
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叅贊機務公曰叅贊
謹非常有司事非所宜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
興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
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
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公才

雄氣果然沉思曲算顧不輕洩先是虜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公征南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輒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顧聞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卽幸事集輒自專非分有奇禍少時力耕養父母及貴寡慾自檢花鳥書畫不接耳目割田五百畝爲義庄贍姻書族人子敏政以奇童薦入翰林官至少宗伯按衛青有言人臣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故

天子賜尚方劍原以統攝偏裨諸將示不敢參差耳程公自出征迄班師不敢殺一人得聖人法外之意

評曰宋太祖命曹彬討江南懷中出一勅授彬而實封其函曰處分在其中潘美以下不用命者斬之訖江南無一犯律者彬還繳勅曰幸無債事昨面授勅謹納還帝徐發封示之乃一張白紙而已太祖亦未嘗許彬專殺也說者曰高仁厚斬楊茂言張浚斬范瓊張

輔斬黃中王驥斬安敬非歟顧主帥何如人耳輓近乃有賜劔在手恣意屠殺若割羊豕者蓋天性慘刻人也殆程公所云必有奇禍者乎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前少保太子太傅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
史提督十二團營兵馬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機務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端肅馬公文升
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
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爲羣角之靡不
仆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
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院事者王文王翱
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爲國器出接山西再

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
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
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斂戢進南
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與
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璫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
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
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卽家超拜文
升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
平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陝

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
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項忠
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
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
千六百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遂疏
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進提
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
之至黑木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
深入至好木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

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誇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爲巡撫，多訶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旣怨，且狎法，而馬價亦

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訐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真珠豹皮，官爲寃管指揮，管懼賂都督產察使繫笞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誂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

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卽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

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敵、禮空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厨傳盛供、張見卽叩頭、便辟、左右僂從、皆有賄、於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部

事如故。然直則以密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也。於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勘則竟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汪直既陷。文升使謫戍重慶。衛以去。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已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故東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旋入爲

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也。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升。忽有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躬耕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難而已。褻語何爲。公卿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上皆爲嘉納。特命提督

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日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悞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使

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備備。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寵

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
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
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鹵人畜并奪金印去
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
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我
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
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
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
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

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
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
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
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
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徼殺乃遣使上書謝罪
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
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矣北虜火篩大入邊殺掠
吏民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
戰守之策文升乃薦保國公朱暉等使選練營

卒待報戡行。責沿邊諸將堅壁清野，謹烽火急收聚虜，雖誼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首推文升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上召文升至暖閣，論之曰：「明年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之福也。」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給事中吳彝王蓋自以躁妄當斥。

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上崩梓宮，嘗出德勝門，文升以君臣分深，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文升言：「人主卽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又左侍郎焦芳日夜覬之，會楚人熊繡爲

兵部左侍郎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
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文升
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又謂兵
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爲
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既相繼去而
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去人至尚優禮
賜勅予寶鏹錦絲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
給人夫八名供帳領都又三年焦芳構于中貴
人瑾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

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
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
鐸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
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
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
下殺此賊

按馬端肅之爲總憲爲司馬練而詳執而用
術知無不言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
樹立亦堅定中貴李廣敗時公卿無不見染

者彈疏蝟上獨不能及公以是聲名益著
天子亦嚴而馮之。迨任司馬久虜警充斥
不能盡調諸少年之口而任冢宰且八十稍
倦勤。天子方嚮信大臣劉忠宣等而公
不能不少讓云。人皆謂其深矣。曰不然。天
評曰。馬端肅數更中外權寄。不屈不脛。蓋以
才力勝者。固至新天子耕籍而斥教坊。藝語
不以京秩私其子。不以錦衣辱畫工。念天下
方困於兵。下徇貴州守臣之討。都勻叛苗有

古大臣之風矣

明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前少師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以尚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王

公瓊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舉進士爲戶部郎
歷藩臬二千石皆第最武宗廟召拜戶
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許算穎
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
偏裨否才一覽悉計無遺武宗末政在宦
官上多遊倖饑民乘間起爲盜最大者山東

劉六河南趙鏐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
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
充食劉趙輩尋爲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
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計悉合
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
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
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師陳金
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傅贛州盜大起
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

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
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
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
度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
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
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位居上會完以罪去
遂代之然貪財好睚眦中人爲吏部大不稱
肅皇帝卽大位言官論其奸狀有指詔下獄
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戍邊左瓊

既以就戍，益大恨。廷和、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語多侵廷和，釋爲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墻。虜既阻墻，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

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得云。

按流賊之害，甚于虜，何也？虜性野宿，不能久居內地，來則禦去，則追，可計日而奏捷也。劉六、趙燧、藍鄆、輩盤踞山東、河南、四川、江西之間，倏去倏來，備於此，又突於彼。我兵甫集，彼卽颺去，非歲月可以數寧者也。王公料敵制勝，綽有成算，不可謂不長於將略矣。用王伯安以縛叛王，發縱指示，在亂萌未兆之先知，幾其神乎？

評曰公以書生當伏鉞寄節制萬里立功邊
陲董六師統百官威望綦重但惡陸全卿居
已上擠而代之清議弗許焉雖然代楊文襄
總制秦中諸軍其設施伯仲文襄于今爲烈
矣

明提督軍務巡撫四川都御史馬昊
公名昊關中人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
察御史出爲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真定
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鈎指民家有流
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
伏闕上言馬昊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請勿
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鄢叛侵掠蜀合四省兵
討之未効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
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

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路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吳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

請降而乞任劄臨清市空其民。吳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敘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填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固謀嚮成都。吳以五十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吳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

返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它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刺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吳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夥。事聞，加祿俸一。高珙筠燮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吳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日戰渴，峴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子錦衣百戶。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罷免。

按賊不難攻，而難得攻賊之將。如馬公攻伏兵，據山險，招土番，絕水道，賊採死不暇矣。允稱將才。

評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吳名將，可用也。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吳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

言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言哉', '其', '不', '無', '文', '而', '無', '學', '文', '城', '之', '法', '成', '品', '公', '文', '州', '精', '於', '書', '史', '不', '無', '韻', '與', '古', '稱', '喻', '史', '于', '一', '于', '識', '示', '自', '口', '然', '是', '後', '夜', '各', '又', '卷', '未', '具', '錄', '對', '畫', '冊', '首', '錄', '又', '商', '人', '將', '節', '書', '張', '精', '之', '義']

三立堂新編周外春秋卷之十四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明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毛公伯

溫

公名伯溫字汝厲其先為浙三衢人宋初曰休者來守吉州因家龍城其後遂為吉水人父榮舉鄉試為浙江藩司經歷公屢推恩自曾祖以下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娠時嘗晝見寶塔色相具備稍長輒有異識補

諸生提學邵文莊公奇其文舉鄉試明年第進士受紹興府推官郡人呼爲毛青天當道判訴者咸求詣公爲幸或吏事疑似牽制與轆轤不可致詰者必相屬以是攝判嘗半越中辛未徵拜河南道御史巡按福建左布政某用賄入爲大理卿公論劾不貸郡縣征民賦率廣額外羨日舟車耗息幾埒正算籌按釐正必復故常丙子巡按河南禁諸司人和買諸司有所科遣必親按勘如均徭大戶皆酌丁稅爲準鎮守太監

孫某往在山東許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府中爲奸利公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公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曷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曰天子法官也吾何敢公哂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許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許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旣失利

且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虐民一繩以法。仍請詰治輔導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沒湖中。而剽掠多在郡縣。巡檄與邏湖官軍互相抵誚。寇不可弭。公移守弁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漸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勅加俸。湖廣視河南時事。孔棘然。政體練習。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踵譌言。不易。

以他姓也。河南湖廣兩遇比士。曲防精鑿。得人爲多。辛巳世宗卽位。太監張銳張忠十九人。奸罪敗露。論獄當斬。其黨陰庇。假汙奏牘。冀得易辭。公上言。忠銳輩在正德間。濁穢朝政。誤國不忠。使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陛下卽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坐視骴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司禮太監蕭敬韋霏同惡相濟。嘿與周旋。臣恐敬霏不誅。則明詔不信於天下也。疏入。中官爲之屏氣。

壬午擢大理右寺丞甲申轉左擢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虜恃兵爲命首
罷衙前標軍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
檢屯田沒於河者蠲其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
實而霜隕禱於神仲冬始霜歲大熟未幾六獄
事起以公嘗在大理例當坐論未受代宗室
以下三千餘人上疏乞留不報戊子罷職歸壬
辰九月用薦者復起奉勅提督鴈門等關巡
撫山西俄改提督蘇州等處邊備巡撫順天俄

改理院事明年三月陞右副都御史四月同吏
部考察京朝官六月以註誤復罷歸是年公始
五十有二而兩尊人壽康無恙歲時奉觴鄉人
咸聚觀榮之丙申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
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興師責問而
難其人廷臣舉公可任大事丁酉春以右都御
史召公起復公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得
已拜命五月至京師上疏言朝貢不至由莫登
庸爭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脇從交酋且

圖、謹上六事曰正名曰用兵曰用人曰理財曰明賞罰曰一事體以廷議不果行有旨理院事十一月、陞工部尚書奉命勅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摧勞費千萬公以意制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低昂工作易就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勺各一巳亥春聖駕南巡慮宜大諸方切近畿甸勅公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將發賜大紅金綵飛魚羅衣錦

袋銀瓢刀箸各一公至邊簡將帥嚴間諜峻關隘增斥埃均犒賞而諸邊靖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往年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叅將賈鑑不能和拊士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公謂昔之憤事由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於是卽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叅將督五指揮分

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月還院。其年置官寮，加太子賓客，仍協理院事。秋七月，復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八月，上決意南征，加公叅贊軍務。九月，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十月，兵部論五堡功，加太子太保，賜銀綺蔭一子。國子生庚子夏，至廣徧求計畫安南者。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暉，爲陳嵩等所殺。暉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民舊臣鄭惟賧等

告變，且以黎寧爲請。登庸懼，納表乞降。朝廷遣官廉之，未得。至是，勅公得以便宜行事。且視誠僞，爲行止。議者多主黎氏欲乘釁取故地郡縣之。公旣廣集羣策，遣人宣布朝廷威德，反覆利害。夷民上狀爲莫登庸送款者甚衆。公以夷性叵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詳，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

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屢使請
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
顧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制辭
極悲懇公念安南罹禍已久聖天子全覆宇
內不忍一夫失所平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爲
心且窮治大密非羈縻遠夷之道遂定計以十
一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
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侯命遣姪莫文明代
詣闕下公爲疏請上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

統使分治其地處惟瞭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
氏之裔館之他州進公太子太保加賜銀綺
詔班師至京師辭免進秩上慰諭有加公益
感激舉時弊當釐革者列爲八事一禁酷刑二
慎舉劾三革騷擾四懲勢豪五省繁文六明職
守七正士氣八備兩造意以近世刑獄任情民
多冤死官司上下相蒙多承風旨伺喜怒剝民
爲供張鈞取機利御史旣不能辯奸僞日肆貴
賤化習風靡俗流漸不可長請一一覺察如制

上報曰、民不得所、皆有司貪酷所致、御史舉劾失實、都察院不嚴考覈、吏部不公黜陟、給事中不能糾正、國家何賴焉、卿言切中時弊、其令所司務實舉行、是時巡按遼東御史胡某縱左右受賄、公劾罷之、朝廷紀綱爲之稍振、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白、必令公覆議、以上虜嘗越三關、畿輔震恐、公以都城無郭、恐一旦倉猝無備、欲倣南都爲輔城、以衛軍民、疏上不果行、十一、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賂厚薄爲

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沒入軍士衣糧、賸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衄、公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可取效、痛禁抑訶、發以杜倖門、已而奉勅提督團營軍務、營內丁耗、方議招募、公上言、兵貴精、不貴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賈豎游食、緣以括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進有不測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逗遛、自都指

揮以下、斬以狗首、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勲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者。公銳意清汰、怨讟日起、不爲動。公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卽、所、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劇、九、轉、不、少、執、吝、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卽、議、遣、發、無、遙、制、之、患。甲辰、六月、以、一、品、滿、考、進、光、祿、大、夫、在、國、給、四、代、誥、命、上、遣、奉、御、賀、俊、賜、楮、幣、少、牢、上、尊、十、月、

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兵、已而戒嚴、方任罪、公亦坐是罷爲民。歸家、二月、疽發背、卒。垂卒、郡邑大夫來問疾、危坐談、國家事不少亂。鄉人聞計、無少長咸太息嗟惋。公氣宇沈緩、臨大事、剖疑折奸、聲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故能所至有聲。動無敗事。建五堡、時人爲之危、而堅任不惑。及征安南、倖功者謂公必有冀望。然卒奉、上得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師不羸糧。默定潛亂、懷服南土。未嘗張皇、

變幻詐飾觀聽。雖由稟受成算，亦其謹厚惠慈。出於天性然也。嘉靖乙巳六月卒年六十有四。按中貴之性喜媚而惡慙，善待之者亦得其力，如楊文襄公之於張永，王襄敏之於汪直，真得駕馭之妙者也。公既窮逮羅求，而又身入孫監府中，強爲宴樂，大笑痛飲而罷，是亦一法也。蓋此輩朝夕在人主左右，易以通呼吸而行威福，卽不至沈固之阿王振、魏談之阿劉寧、郭陽之阿錢能、屈

銓王雲鳳之阿劉瑾，要當以和平處之。夫惟剛不吐，柔不茹。若仲山甫之柔嘉，斯盡善耳。非脂韋軟美之謂也。

評曰：武吏之弊甚于文吏，故大司馬之澄汰，眎太宰爲尤亟也。公理兵部事而九邊無債帥，提督團營而簡罷游食，嚴逗留之令，清衛士之冗，至今人稱毛汝厲不衰。若安南之役，肅將天威，懷服南土，功伐可與張定興、沐西平爭烈矣。

公善形家言。昔按楚。偶至一邑。見村落林木
蒼鬱。風氣完萃。疑有異人居之。迂道往觀。將
至。忽聞鼓吹喧闐。遣吏卒偵之。乃一著姓老
叟。壽躋一百八十。諸裔孫設筵相慶。公大異
之。卽通刺拜賀焉。甫至。見里巷幽邃。每行數
步。輒有衣冠士庶數十輩。以齒敘後。先遮道
迎迓。如是老稚不下五六百人。及門。老叟拱
候。公下車扶之。並肩登堂。再四慰勞。各長揖。
分賓主而坐。話間。公喜其風景秀異。乃命諸

孫導之。徧閱一番。公大加稱賞。欲告別。見陳
設甚盛。叟曰。今日卑老壽辰。諸孫輩薄席。卽
獻大人爲他日遐壽之兆。公忻然就席。酒數
巡。公詢其庚甲。云生於元末某年。有劉誠意
推筭命數可驗。尋思間。泫然泣下。公檢閱其
命紙。至末句有云。三旬花甲滿。臨死遇毛公。
公爲之愕然。亟辭去。叟送之至門。公遣人偵
叟。則甫至中堂。端坐而逝。吁。叟之福壽固奇。
劉之命數神矣。此公親歷之事故。道之詳如

此、少師華亭公言督學江右時、按部道遇毛公、以征安南召過其舟、謁之、語小洽、毛公曰、公來甚佳、得無飢否、當具小點心以待、卽呼侍者捧大漆盤四、其二盤裝炙鵝、鵝皆大鸞、其二盤裝饅頭、如盤大者各五十許、又不置筯、以手掇之、銀盃二、使注酒、長酸大嚼、旁若無人、華亭雖不能多食、而少年勇于酒、互舉無筭、至暮、懽然別曰、公大器也、迨毛公下安南

還華亭亦已副八座矣、毛食兼數人、嘗主楚鹿鳴宴、諸生人陪二大白、不醉、

世宗御製送毛伯溫南征詩、大將征夷胆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風吹金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螻蟻莫能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慶有勞、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贈太保謚襄毅楊公博

公諱博字惟約幼穎敏讀書能五行俱下十七
舉於鄉弱冠登進士授陝西盩厔令調長安歷
官兵部郎中會大肅皇帝南狩承天起閣學翟
文懿公爲行邊使以公參幕府起遼左至甘肅
行萬餘里所至輒有疏記悉得其肯綮至肅州
屬番數百人遮道邀賞文懿欲勿予不能予之
恐來者益衆無以應之公請文懿坐堂上嚴儀

衛詭諸番轅門外數之曰相公奉詔勞君若等宜傾巢遠逐乃泄泄若此何也諸番咸懾服莫敢仰視以乃釋之稍賚其先至者諸夷落聞之方懼以後至見讓莫敢復來文懿以公爲敏入朝薦公才堪大任嘉靖辛丑壬寅虜數入宣太山西公爲職方郎中羽檄旁午應機立斷其所規畫靡不當上意指安南不庭廟議發兵討之公請先之以文告會安南請降公謂小醜不足煩王師宜許以自新因上便宜六事肅

皇帝用其策交人遂款服至今已從職方出爲山東督學憲副陞參政丙午以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畏土魯番侵擾避居肅州境上久之其衆滋繁邊人患之公召諸番酋犒以牛酒因語之曰若輩久羈於此旣不能歸胡不爲久遠計諸酋曰爲計柰何公曰此去某處水草甘美吾爲若築城堡作渠壩給耕具使若等定居長爲藩蔽如何諸酋咸頓首曰幸甚公乃築白城威虜金塔等七城稍給與牛具器用

諸酋率其部落數千人徙居之。離塞遠者四五
百里。河西益少胡患。乃鑿龍首等渠墾田萬餘
頃。又請以巡按御史兼督學政。如遼東例。富而
教之。肅州遂爲重鎮。虜畏不敢近塞。間一入盜。
將士奮擊。斬首百四十餘級。上賜璽書加獎。
晉副都御史庚戌。丁母憂。西人擁道泣送。車不
能行。是歲虜大入薊。薄都城。癸丑。起公兵部侍
郎。經略薊鎮。築潮河川墩。以遏虜衝。簡將士汰
冗弱。軍聲大振。事竣。詔遂留督薊遼保定軍。

務無何。虜復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里。
公擐甲登陣。督諸軍禦之。架石藜射。所殺傷甚
衆。一虜先登。及雉。我軍斫其腕墮。虜氣阻。乃退。
公募死士持火器。夜襲其營。一夕四五驚。虜衆
宵遁。捷聞。賜豸緋衣一襲。晉右都御史。廕一
子錦衣衛百戶。明年虜以萬騎入馬蘭谷。公督
兵擊走之。幾獲其酋。打來孫。公在薊二年。虜再
犯。俱不得利去。乙卯。入爲兵部尚書。尋加太子
少保。丙辰。丁父憂。戊午。公詔還本兵。時尚未終

禪會虜圍大同右衛急公倉卒奉詔率師援之墨纒而往虜聞公出關曰楊少保至矣遂遁右衛圍解詔晉公太子太保兼左副都御史暫留經畫大同事築牛心等墩堡二千八百餘座濬濠塹三十里五十日而畢會虜入薊鎮督臣被收又移公鎮薊公至虜遁乃召公還理部事加少保癸亥虜復寇薊督臣易之不爲備虜穿塞入至通州烽火通於甘泉日夜圖上守禦方略虜尋引去上怒而誅督臣乙丑以一

品再考瘞一子國子生丙寅改吏部尚書肅皇上賓穆宗踐祚請錄忠諫舉遺佚蠲逋肆赦海內大悅丁卯一品三考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再廕一子國子生公疏辭恩廕三請乃許其在銓衡所建論甚衆大率以錄舊德抑浮薄課功能禁競趨爲務以故遊談之士頗不便之左右倖臣亦不悅公遂爲所構謝政歸久之上寤乃起公以冢宰理本兵事萬曆改元詔公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仍

廕一子國子生所賜資甚厚癸酉奉大命分
獻夕月壇疾作扶歸遂懇乞骸骨給傳歸數月
而卒年六十六上震悼爲輟朝一日賜祭
葬贈太保謚襄毅
其按晉地表裏山河其人瓌瑋多大節能以功
名自顯余燥髮卽知嚮慕先達每聞先君言
楊襄毅公在本兵久又徧歷諸鎮躬履戎行
星練習邊事江陵當國時每從公問今中國所
以制禦夷狄之策及九邊險易將士優劣公

悉爲道所以如指諸掌故江陵在政府所措
置邊事蓋得之公爲多及公薨江陵爲志其
墓有曰今上登極首命公還秉銓衡余
受先帝遺託方欲與公同心僇力共佐
休明而公已矣嗟呼天不憖遺一老用輔
英主惜哉然其生平所建立咸足以方駕
往哲炳耀後禩矣江陵眼空一世鮮許可而
歎欽揚公必有所以折服之者也
評曰天下有大人有偉人其志翩翩其行巖

巖卓然若秋峰之聳峙。昂然若鷄羣之野鶴。偉人也。其志淵淵。其行桓桓。巍然若泰華之蟠礴。浩然若滄溟之包容。大人也。要以閎深與衍。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使人望而歸之。世以爲衆父。爲著龜。則大人較之。偉人爲愈矣。余觀公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陲。則邊陲重。國有大政。議者盈庭。或日中不決。公纔出數語。衆已稱善。排大難。批大節。應手而釋。恢恢尚有餘力。九邊之士。聞公來。如見父母。矐濯

鼓舞。白刃在前。不駟而赴。嘉靖中。疆場多故。

肅皇帝以威斷馭下。本兵督臣大者誅。

小者斥。未嘗終三歲不更置也。惟公以敏練。

稱。上意眷遇之隆。始終弗替。在甘肅時。嘗

疏發咸寧侯仇鸞之奸。鸞被收下獄。後更貴。

幸。爲大將軍用事。銜公甚深。分宜當國。縱其

子干政。頤指百官。公在本兵。數以事見忤。相

與批根中之者屢矣。而竟不得聞。其後咸寧

誅。分宜敗。而公望益重。隆萬之間。老成凋謝。

惟公歸然如魯靈光。爲海內所倚。此其品望功業有越在風格之外者矣。嗟呼。非大人而能若是乎。公長大善飲。噉每噉麪一甌。輒兩舉筯。凡十六舉筯而盡。八甌大虜深入。通國憚恐。公時在部覆疏。遣將甫畢。食肥肉二斤許。包子三十。酒數升。輒大睡。鼻息如雷。人服其雅量。余曾晤公孫太史公世芳。狀貌不甚修偉。彬彬然若江左風儀焉。

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前以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軍務以尚書協理京營戎政以右都御史兼左侍郎理部事以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真保陝西宣府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張公佳徹公名佳徹字肖甫少穎敏秀俊異凡見七歲侍父南濃公舉古書傳語卽能談質如素習者日誦書千餘言十七爲諸生義試輒冠諸生時重

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文而大奇之使
與其子游卽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祠名又好
談兵多奇文籍盡以屬公公間與玄子談英雄
而嘆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當其動以無
之用當其靜以有之用卒遇之而若素忽歛之
而叵測若趙文子之談笑于衷甲周條侯之安
卧于攻壘斯其亞矣。玄子異其志二十三舉于
蜀明年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滑故三輔
岩邑也時緹帥挾上寵張甚其所遣詞事官校

與並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

髯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
公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
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七
首交置于項公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
金公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
金公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
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
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國引其項曰七首胡

不下髯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
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帑授之卽不得萬金可
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帑應賦金者二十
曹曰緹帥責金甚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
時丞簿踟躕儀門外尚謂果官按捕公旣得公
所賦金主名乃皆賦曹游徼饒武者也始知爲
劫賊亟進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鉄椎
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
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橐復令一人

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卽自剄死群縛弁
者訊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
有三四輕騎皆逸去拷問皆得其人磔于市公
見劫時從容若無事者劫旣解斲卧達旦人以
是知公可大受矣時蜀當有吏部缺而太宰嘉
禾吳公難其人聞公且至曰此佳吏部郎也至
則補故官而少日以司勳郎請時權相分宜子
前已知之風公賂而不得乃睨謂吳公是子故
太宰私人今太宰亦私之耶吳公持之不得乃

遷公膳部郎以自解分宜假風霾變察諸官僚而公得謫矣謫而同知陳州遷知蒲州蒲于晉最雄其疆王貴家櫛比而亟遭地震之變廬舍畜牧無所賦不時供公委曲拊循之而威亦不廢若它所操攝則游刃解也超河南按察僉事飭穎上兵公益得發舒穎毫之間謚如矣自是公望益重遷叅議廣西入飭大名兵備爲副使分守甘州爲右叅政按察山西爲使所至有聲實吏民所頌稱山西之未幾而復超拜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公乘傳至九江而安慶以兵變聞道路洶洶爲梗公夜趨潛山屬九江兵使者使郵報安慶軍門旦夕至矣會叛卒前已就擒餘黨謀外應者脅息不敢動而公自桐城走金陵任訶得其實則安慶之衛體宿重與郡守抗而守志隆以故南兵部出稍裁之而又嚴核其占役指揮馬負圖張志學張承祖忿投其舍人挑悍卒故嘗爲盜江洋者吳錫等張旗幟犯守守跳遂行剽人財帛

守已與守備設策平之矣。公乃具疏上其事，請一切正法，而留守中貴人意惑之，謂守實激之，變以搖公，公不爲動。詔逮指揮等論死，而以錫付公行法焉。守卒得白，未幾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真保諸郡，甫發江口，而以内艱歸矣。服甫除，而召撫陝西，未上，改宣府之未幾，而虜別部長滿五擁鉄騎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時久，已通互市矣。公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公計以縱之，則見

狎戮之，則見讐，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首異處矣。」公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八賴自誓不敢復闌入邊。然八賴擾而滿五驕，明年挾益賞，公下令有浮予一餅一肉者，斬。滿五乃媾段柰，台吉銀定，倘不浪數千騎闌入邊，有所殺略，公移文順義王罰段柰吉馬駝牛羊以償。然滿五銀定倘不浪強，俺答不能制，于是廷議有稍益之賞，以羈縻者。公上疏謂今日之勢與曩異，

曩者權在虜。不得不中彼之欲。以全吾之體。今者權在我。顧乃屈吾之體。以伸彼之欲。乎哉。卽欲有伸。漸不可長。彼苟叛而更大入。臣自悉一鎮之力制之。不効。則治臣之罪。慎毋使虜輕我。上曰。善。虜旣聞公治兵。互相恐。乃更還所掠人畜。獻馬百六十疋。牛羊橐駝稱之。求勿解互市。上謂公處分能。惜虜勞。賜金帛過當。是歲公所減省緡錢。以萬計。城七堡。一城二。僅又城獨石半壁。貓兒峪三城。修南山邊墻萬六千九百四

十赤。功倍而費省。復屢賜金帛。入爲兵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有驕卒之警。督撫浙者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遂噪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群詈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公部郎謙與二御史往。解譬百端。然猶責吳公狀。始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遜于吳興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旣而謂吾得人矣。遂命公兼右僉都御史。出鎮浙。許以便。

宜行事。公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阨諸土著者募游手克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惰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狹。役益迫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佐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忿忿曰。謂吾曹無瓜距耶。寧營卒之弗若。謀之市滑相。構詛爲亂。而會佐卿坐他法。郡囊三木以狗市。獨相與篡奪之。諸亡賴子益麋集。行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掠其衣裝以出。使者跳與

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發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公食飲談笑自若。既抵鎮而民行剽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人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而從者材官劍客數十人皆彀弓挾烏銃以從。公直前臨橋而諭曰。汝曹母反。反則以天下兵孥汝矣。且汝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强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

而監司守令若弗聞也者。公曰：易耳，柰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卽下令除役，衆始叩首退。旣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公夜草檄，質明使一校馳喻之，衆裂其檄。公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游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極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爲功，可贖罪乎？咸踴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

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佐卿與焉。公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公具疏以聞，且謂邇來有司奉行太過，裁削太甚，徒務虛名，不寃實禍，以至遠近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戎首易生。若非仰籍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挾持，不知所終。

聞外春利。卷十四。蓋陰以風喻江陵公也。江陵雖伎而爲之少寬。言於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裏。是歲以追錄宣府功。又以考三載績。後先錄一子補胄子。公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振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揚揚群卒間。且有所侵侮。群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爲功。得官而使吾曹尚惴惴也。公度是二

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爲矣。乃與兵使者顧君養謙謀。俾發諸營之卒。哨于海。而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振數而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勳耳。且吾不若食言。群卒咸股弁唯唯。旣而曰。吾曹始能食寢矣。公復具疏聞執政者。以公功請。上大悅。拜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劉玄子聞之。亦曰。子房之儔。與趙文子條侯之

聞外春利 卷十四 二十七
膽少年時所自許。何若左券也。公既得代。道拜
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改兼右副都御
史。總督薊遼三鎮。兼理糧餉。公既至薊門。申約
束。蒐卒乘。信賞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
雪。又似得春陽而嚮之也。時遼左與大虜土蠻
近。而開原故屬夷。逞家奴仰家奴。與之通。爲嚮
導。數犯邊。遼左之大帥李成梁者。素負勇略。麾
下有強兵。公虛心寄之。以二奴賊爲急。成梁率
精騎搗其營。斬二奴。及裨酋四十五級。甲首一

千五百六十三級。鹵馬一千七百三十疋。駝羊弓
甲稱是捷。聞告郊廟。獻俘稱賀。加公太子
少保。錄一子錦衣百戶。世襲。予誥命金幣土
蠻三萬騎入寇。寧遠伯拒之。大有斬獲。賜蟒
錦衣金三鎰。文綺四百戶之應襲者。爲副千戶
公戒寧遠伯虜不得志出。必更入。喜防之。寧遠
伯設伏以待。而身自搗其營。獲酋長十三級。餘
賊八百三十七級。優詔進太子太保。百戶之
進爲千戶者。得世襲。兵部尚書缺。廷推公。上

遲徊久之乃決入理部事當廷試克讀卷官
歲決重辟當廷審秉筆者爲吏部而王忽以
屬公益重公也公爲人坦心大度而性又愛客
有以稅文至者無不延納客氣益發舒或自詭
能得公意有所關說公雖不之許亦不問而中
貴人驕故以兵部爲外府公多執不之應以是
怨公臺諫乘而有齟公者賴上知之然公以
盛滿自抑恒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吾家
子房非師哉三上書乞骸骨辭益懇始得俞

旨歸而買田巴岳玄天爲靖廬延道士與共居
爲文紀其勝飄飄然有遺世志云

按公爲諸生時卽習先秦西京言不上於黃
初大曆間多所厭咀矣及令滑邑多暇乃益
爲歌詩而李于鱗守順德爲比壤于鱗郎刑
部時與王元美吳明卿徐子與宗子相梁公
實歌詩酌倡傳于人人公意艷之乃謁于鱗
出其詩爲贄于鱗大善之折節與鈞禮然公
益心儀于鱗矣當是時世皆以文人目公不

知公幼而好譚兵爲令而計禽巨盜爲帥而
討斬亂首劉玄子所以贊嘆爲子房之儔也
公亦自云吾師吾家子房也
評曰明興以來稱文武才者輒稱王文成楊
文襄王肅敏而已肅敏小孫于武而文襄疎
于文非公比也公之所就大矣哉
肖甫爲人深沉雅靚藏用不露是以能定亂
也夫市民之鼓亂也狂刃如蝟公單車直入
括然而無撓色要之集義所生者非直膽勇
已也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此兵法
也速而能審緩而能密此將術也嗟乎安得
張公起而與之譚兵法將術哉

明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前少保右
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督河道兵部左侍
郎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右僉都御史巡撫遼
東贈太師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襄毅李
公化龍
公名化龍字于田七世祖瑾著六名長垣縣籍
又五傳而為棟公之父也娶吳生公吳夫人妊
時夢玉柱立庭中麒麟入懷公孩提穎慧絕倫
讀書五行俱下戲時屬文出人意表補諸生太

守永嘉王公奇之、與南樂魏吏部齊名、中癸酉
試第二人、明年成進士、余先君同年也、除嵩令、
均徭平訟、與民休息、犯三尺不貸、嵩太治、公年
少、世以方子奇治阿、公擢南繕部主事、已移南
吏部、與同郡魏中丞吉水鄒給事嶺南唐文選
友善、於書無所不闕、六籍諸子史外、天文地理、
風角占候、皆精、爲詩文不規規古人、談諧杯酒、
揮毫數千言、已遷河南督學僉事、有能聲、未幾
復遷山東督學副使、治一如中州、河洛鄒魯間

士斌斌如也、累官太僕少卿、右通政、會遼警狎
至、兵食彫剋、廷推撫臣、衆遂巡莫適任、以屬公、
公曰、事君軍旅不避難、叱馭而前、首請補缺餉、
給罔馬、無以營馬、供郵傳、明斥堠、嚴偵謀、控要
害、籌攻守、終日凜凜如對敵、狀日與新帥董一
元詣營中、選練刑牲、以血瀝酒飲、諸部曲而誓
之、臨敵選懦者、有如此酒、士人人冀得一當報
公、而遼虜土蠻子卜彥吉速把亥子把兔兒其
族炒花花大最驍悍、分東西道、期廣寧南合圍

公語諸帥諸虜環視我不戰益取輕勢且無遼
矣。一戰而遼可存。死猶爲之。况未必死乎。卜彥
衆數萬難與爭鋒。所兢兢在右屯。右屯有備足
自保。東虜炒花把兔。衆財萬餘。併力禦之。必敗。
偏敗西可不戰走也。東虜五日不出。公策之更
遲。二日虜合我兵奪氣。將何以戰。下令退兵。伏
鎮武堡。虜至見無兵。鼓掌而笑。率衆疾駟過之。
未半。伏四起。呼聲震天地。虜駭而奔。斬首四百
有奇。棄駝馬牛羊徧野。幕帳甲冑山積。明日西

虜張穹廬城隅。指麾傲睨。又分衆犯懷武。綴我
師而我奉令守者。築墻濬濠。濠外多品字坑。攻
五日力殫。莫如何。公復募敢死士數百人。斫其
營。虜懼而却。又敗之靖遠。敗之高平。敗之黑山。
大敗之什方堡。於是虜伏不敢逞。酋長乞市。許
之。羈縻不絕。而益修內治。堅右屯之守。厚家丁
之餉。有功若死事者。賞之。遼人歌舞於塗。高枕
卧矣。上褒公功。晉右司馬。任子世錦衣千戶。
而公念兩尊人甚。遂病力請歸。無何播賊楊應

龍叛。上卽家拜公總帥。六月兼程入成都。賊屠綦江城。叅游房嘉寵張良賢死之。公奮志剪威。顧兵力尚單。以計緩之。故移文詰責。若將撫者。而厚集兵八路。路各三萬。四川綦江路屬帥劉綬。南川路屬帥馬孔英。叅政張棟護之。永寧路屬副帥曹希彬。合江路屬帥吳廣。叅政謝詔護之。貴州分烏江沙溪平越三路屬帥李應祥。按察使楊寅。秋叅議張存意護之。湖廣偏橋一路屬帥陳璘。按察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護之。

諸偏裨郡邑長佐。取便宜更置。轉運芻粟舟車。千里絡繹不絕。上賜尚方劍。公登壇誓師。所不同心戮力者。殺無赦。計賊穴海龍固。必負固老我師。而柵木山羊簡臺諸峒。爲遁逃藪也。婁山崖門桑木諸關。爲門戶。法當先斬關。責在蜀矣。賊恃偏橋外九苗遺種爲援。必掃四牌。通三渡。然後固可攻也。貴州夷狡。而兵寡。軍興不給。水西與賊唇齒。無令鉢賊責在楚黔矣。公密授方略。諸爲賊守者。殪之。順則貸之。及破柵木羊。

簡諸峒乘勝衝桑木關拔之。又破賊金子埧婁山關薄崖門力戰于水牛塘據三圓山山高海龍數十仞我踞高瞰下賊列柵甚固我師死戰拔之圍樵汲路絕馬帥衝其前劉帥爲啓肱曹吳二帥乘之遂破養鷄養馬諸城海門龍鳳諸關賊膽落挾妻子夜遁圍上而守鐵鑄關會霖雨白日晦冥公下令急攻破之圍前重岡複嶺賊弩矢雨下我師仰攻未卽克而公奉太公諱慮諸將解體收淚草檄爲師期購敢死先登連

破長坎瑪瑙青龍毋氏諸圍入三度抵白田下令五帥分日迭攻破二城六路兵蟻拊雲梯上賊窘莫知所爲縱火自焚投繯死縛其婦若子女若黨與無噍類矣是役也進兵纔百日獲賊魁一生致諸小酋千一百有奇斬首二萬二千六百有奇俘賊屬五千五百有奇招降賊一十二萬有奇獲賊生口一千有奇招降民一十二萬有奇拓地千有餘里露布以聞上御門受俘告廟詔示天下從公議置府二州一縣八

衛一與中土等分隸蜀黔設元戎憲使鎮之先是公以滿考晉御史大夫屢請歸執喪上閱公賢勞許之然公慟不得奉父含以倚廬爲始喪將三年河決運道阻廷議公勝其任上卽家拜兼少司空行河使使敦趨上道公至力主開。加。河。疏。云。加。河。工。疑。信。相。半。篤。而。論。之。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計。費。可。三。十。萬。業。已。括。餘。金。發。倉。粟。留。漕。糧。不。煩。內。帑。而。部。署。郎。中。副。使。等。官。分。任。之。按。察。使。汪。可。受。總。考。成。云。上。從。之。

不半年。加河通。增水驛。設閘。啓閉。以時。漕艘與官民船魚貫行。恠嘆歡呼。爲宇宙奇事。適以內艱歸。歸又一年。上諭內閣。平播功大。無封侯伯者。何以顯忠良之臣。傳天下。後世。閣臣謂功非一人。夫非一人者。將吏耳。督臣寧有二哉。晉公少保。兵部尚書。任子世錦。衣衛指揮使。服象龍服。尋召公入掌京營。戎政所條議四十二事。上從之。權貴役卒乘馬。盡以歸營。營政改觀矣。尋晉本兵。大璫視武弁爲外府。政以賄成。公

榜其薦剡多寡，歷歲久近於堂，以次推用，請寄不行，而摘其泰甚者，予一空名，勒歸里，私門竟塞，虜王死，三娘子老，諸酋擁兵爭立，馳檄諭之而定，當計武吏所斥大金吾，督帥倚錢神附戚，斲者若而人，又上防邊任將十六事，著爲令，三年，加在國少傅，兼太子太保，以善播後事，論功，晉少師，任子錦衣衛正千戶，進一級，世襲，旨下，公不及見矣，公體鴻大魁傑，音吐如鐘，四夷觀聽，形神俱肅，助勦戎馬，蚤見二毛，比盛夏草

次河濱，蒸濕腥穢，重以哀母，而時事多扞格，廢箸咨嗟，則病瘡矣，數請告，優詔不許，萬曆辛亥十二月十五日薨，年五十八，遺表乞卜相臣補大僚，銓臺省起廢棄，諸軍國重事，上覽之動容，爲輟朝一日，贈太師，謚襄毅，遣朝臣造葬，加祭若干壇。

按李襄毅生平濶達大度，容人之過，惡聲不妄加，僮僕劉帥齎黃金玉帶爲吳太夫人壽，公奏彈之，終不捨其戰功，客造門，門無留者。

座上常滿詞賦方伎輻湊並進雖厮賤乞哀必曲濟之尤好獎掖後生士執經受業蔚爲時棟者鵲起傾家廩食里餒人全活萬計聞公病搏頽呼天願以身代有詩文奏議若干卷海內縉紳學士所誦服撫遼時嘗謂諸將吏疆場之事不可無備一旦有不虞不戒虜騎闕於互市之間其何以制其死命未甘數年而撫順之變如公所料云評曰公之功在社稷者有三天下莫不知之

而莫有筆之於書以昭示後世者當平秀吉蹂躪朝鮮時廷議集天下兵力以救之遼當十一兵所過蹂躪甚于虜倭使往來覘遼易與耳然虜卒不能挾倭斃頓我倭卒不能踰朝鮮虔劉我則以公在也曾未三月大創虜振積衰掃積蠹遼始可爲國家藩籬功一也播酋再犯順不深罪致討惟事姑息言撫者十九彼悉我寧夏朝鮮之役疲于奔命目中已無黔蜀矣水西酋雖陽赴義討賊而除

觀望成敗。司馬賞格以夷攻夷。能平播者。予播安氏頗垂涎焉。不知黔人所卧。則安氏榻益之以播。西南非國家之有矣。公所檄安氏兵。與他夷兵不及十一。安氏莫測意嚮。見公用兵如神。弃其子播。中不顧。罄控縱送。惟公掌握而播始平。功二也。嘉靖末。可決以十數。決旋築。築旋決。山以東。河以南北。畿之南。南畿之北。民死于河。若死于治河者。以澤量而吳越江湖漕粟沉舟。徵調竭澤不與焉。自公

開泃河。天下始知河之利。不足恃。而害則可避。破拘攣。革沿習。所爲救民命。節民力。寧止萬數功三也。余嘗晤蜀中監司守令。經事公者。爲言羽書旁午。剖決如流。幕下文武將吏。以百十計。各欲畫一奇效。一筭以佐公。未出諸口。形諸牘。而公已檄下矣。知已知彼。發必中窾。黠桀膽落。世以擬○韓襄毅而文采過之。諒哉。

國家五等之爵。原以待誅兇拓地之功。李公

出軍纔百日，師不老，糧不匱，而唐宋以來數百年之逋寇，卽不敢望中山開平。視新建之擒叛王，威寧之襲零虜，其優尚何如也。夫新建無血戰之勇，威寧無闢地之勞，而皆貂綿蟬聯。李公僅得金吾，不蒙胙土，何官家之媚功吝賞也。夫惟賞太輕，罰太重，斯邊臣不肯用命耳。

天下無事，重在一太宰；有事，重在一司馬。太宰如參朮，溫補之劑也；司馬如芩連，剋伐之劑也。國朝兼長者，惟馬鈞、楊蒲坂兩人。近日其惟李公乎。李公若位統均，必可方軌馬楊，惜乎天奪之年，嗚呼！人之亡邦家，殄瘁公之謂矣。

公督學汴梁時，每出輒有數十人扮輿，夫裝伺其至門，輒荷而行。曰：吾親病，禱于神，命我但昇公輿，卽痊云。又士民家建齋，騫者輒立公一神主，曰：無公主，則玄修不虔。是以知公爲菩薩，謫向人間者也。今游于帝所，適復其

本位而已。

向入問者出令裁于帝祖武野其

公于無王曰無公主根定於不更以朕

其具公與唱益云又士另定表被酒音聯立

師其至門聯荷而音日音聯錄錄十聯命

公習學亦榮和發出聯官幾十人外與夫禁

公之贈笑

其野部平天奪之平無判人之寸朕家冬秋

其日其計李公平李公苦計錄此必何代神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十五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風著

論曰安營有死地出軍有死門旌麾有死兆士

卒有死氣總而歸之天地之死數雖大智大勇

大英雄大豪傑莫能逃也然名將必得其死所

得其死所則為死忠死義死節死名當是時也

乾坤晦冥風日慘淡神嚎鬼哭鼓瘞金嘶非無

路可以求生實無心再去想活其馬革之裹尸

同豹死以留皮好頭頸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

是乃撐持宇宙之好漢。慷慨血性之男兒。儻所
謂兵解非耶。竹可焚而不可改其節。玉可碎而
不可易其白。千載而下。聞其姓字。考其實錄。猶
凜凜有生氣焉。嗟乎。死等耳。死于戰爲快。死于
病爲祟。死于法爲辱。若本欲戰而或掣其肘。本
不病而或繫其足。本不扞文罔而或扼其吭。黑
灰于奸臣之手中。其爲死最苦。最冤。而一腔熱
血。結而爲愁雲。灑而爲淒雨。噫。而爲悲風。轟而
爲迅雷。上帝之所哀憐。明主之所震悍。貞士之
所嘆羨。良史之所褒崇。其英標俠骨。至今猶香
也。余故取耿恭馬援等計人表章爲忠將而紀
其行事。

後漢騎都尉西域都護戊巳校尉耿恭

恭字伯宗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騎都尉

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

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

巳校尉乃以恭為之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

寵為戊巳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

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歡

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

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

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敗。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疆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䟽勒城傍有澗水可固，遂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

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劍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息，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千人。單

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

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遣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具旛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吾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走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

羗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羗。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羗乃遙呼曰。我范羗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耻。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范羗爲共丞。金城隴西羗反。恭上疏言方畧。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羗。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羗胡腹心。今太鴻臚固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

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繇
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
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免官卒。
按耿恭遠帥西域、乘城搏戰、吏士渴乏、至于
斃。竿馬糞汁而飲、其苦極矣。拜井得泉、煮鎧弩
食其筋革、出萬死一生之計。卒全忠勇揚名
蠻夷之中。古今罕有。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
救、是誠何心哉。幸賴范羌毅然固請、迎恭分
兵冒雪入城、拔出。然皆皮骨僅存、形容枯槁。

嗟乎是難能也。

評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
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
無從。嗟乎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
于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
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宥十
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
蛇之章、以爲歎息。

耿伯宗拜井出泉、說者以爲鬼神佑漢。後梁

牛存節守澤州朱友謙叛附于晉與岐兵合
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鑿井凡八十
處水皆甘可食胡天不德而乃助僞梁耶若
宋神世衡董寬州之役鑿地百五十尺至石
不及泉世衡命屑石一畚償百錢工復致力
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斯又以人力過神者夫

後漢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宜壽縣甘肅
援字又淵扶風茂陵人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以爲氏援少有夫志爲郡督郵
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
北地遇赦囚畱牧畜轉遊隴漢間常謂賓客曰
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旣處田牧至有
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貨財產
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
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

地涼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
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
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
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
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
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
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羈天下士乎。固辭歸。謂
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
向。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

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
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
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
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
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
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守者。不可勝數。今見陛
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
甚壯之。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
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每接讌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濶達多大節、畧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隗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三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

屬下及羗豪爲陳禍福、以離囂之黨、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照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自王莽末、西羗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歛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拜

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羗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寨諸羗八千餘人詣援降援因奏爲置長吏繕城廓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外武都參狼羗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兵擊之至氏道縣羗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羗遂窮困豪帥數千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

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羗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警言羗反百姓奔入城敦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援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

劉隆爲副、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遂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初、援軍還、將至、故人都出迎、平陵人孟冀、素有計謀、於坐賀援、拱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床褥、死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援嘗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松帝貴婿也、援自以我松父友、不答、松恨之、三十四年、

武谿蠻夷反、援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老之、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遂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谿、援夜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

水嶮從克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
耿舒欲從克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
搯其咽喉克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
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
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岬爲室以避暑氣賊
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莫
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候弇書曰前舒上
書當先擊克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
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

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卽可
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
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
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
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
侯印綬先是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
省慾以勝瘴氣軍還援載一車爲種卒後譖者
以爲所載皆明珠文犀帝益怒妻孥惶懼不敢
以喪還舊坐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

故人莫敢吊。獨有同郡朱勃。詣闕上書。白援寬。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繇松也。書奏報。援得歸葬。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授裁知書。見之自失。况乃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習盡此耳。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自親。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白焉。建初三年。肅宗追策謚曰忠成侯。

按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

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

評曰。語有之。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新息有焉。第年踰六袞。政願情養。壽之時也。而自請擊蠻夷。何其可已而不已乎。被甲上馬。據鞍顧盼。雖復矍鑠哉。有如老婦新救。亦昧止足之戒矣。若云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壯哉言也。

援初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囂其言甚佳
朱勃之上書訟援寬其言亦佳然援實俠之
豪而移書嚴敦反令其效伯高不欲其效季
良何哉然卒以此書得改葬則此書不爲無
意矣范曄謂其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
察施于人則恕自鑒其情亦明此言非也夫
伏波節俠也既自許以馬革裹尸又何畏乎
讒說哉

漢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荆襄九郡事壯繆漢壽

亭侯關公羽

公諱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好左氏春秋諷誦
略皆上口身長九尺五寸髯長一尺八寸亡命
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公與張飛爲之
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公與飛爲別部司馬分
統部曲先主與二人恩若兄弟寢則同牀而稠
人廣坐侍立終日公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
主兵至徐州公定計斬車胄卽守下邳行太守

事而先主還小沛。曹操東逼先主，奔袁紹。操用程昱計，賺公出戰，困公于土山。張遼以操旨說之，公報操云：「明公布大義于天下，而速取自樹，非某之所敢知。君猶是漢也，某敢不臣漢哉。」所請三事，望君俯從。敢拜嘉命之辱。操悉從之。公乃引數十騎歸操。操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于白馬，操使張遼及公爲先鋒擊之。公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

馬圍。操卽表封公爲漢壽亭侯。袁紹又復遣文醜領兵直渡黃河，據延津，戰退張遼。又戰徐晃，晃退走。文醜沿河追趕，公忽提刀而來，遂斬之。初，操壯公之爲人，而嘗其心神，無久畱意。令張遼以情探之，公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不可背之。吾終不畱，要當立効以報，乃去耳。」遼以公言報操。操義之，及公殺顏良，操知其必去，禮遇加厚。張遼屢達其誠意，公與遼書云：「魯仲連東海之匹夫耳，爲齊下士，然

且耻不帝秦、職爲通侯、列漢元宰、獨可使負漢
耶、子且休矣、忽南陽陳震持先主書至、公覽而
哭曰、吾非不欲尋兄、奈不知其所也、吾安肯事
曹公而圖富貴乎、震云公曰、人生天地間、無
始終者、非君子也、吾昔日已對曹公言及、曹公
已許之矣、吾已立功報其恩、吾來時明白去不
可不明白也、因作書答云、羽自幼讀書、夙知禮
義、至于觀羊角哀、左伯陶之事、論張元伯、范巨
卿之約、未嘗不三歎而流淚也、羽昔守下邳、內

無積粟、外無援兵、欲盡忠死節、奈有二嫂之重、
不敢斷首碎軀、死于溝壑也、近自汝南知信、昔
日降漢之時、已曾豫言、今已有微功之報、不容
不從、羽但懷二心、天地可表、云陳震得書自
回、公再辭操、操不出、公徐思曰、豈曹公不容我
去乎、大丈夫既欲去、不動非丈夫也、遂作書辭
之、云某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曩所以不死、欲
得故主之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飛越、
神已先馳、惟明公幸少矜之、千里追隨、當不計

利害。謀死生也。子女玉帛之貺。勒之寸丹。他日幸以旗鼓相當。退侯三舍。意者亦欲如重耳之事秦繆者乎。遂將累次所賜金帛。一一封記。懸侯印于庫中。黎明。逕出北門而去。有蔡陽欲將鐵騎追公。操曰。事主不忘其本。天下之義士也。來去明白。天下之丈夫也。汝等皆可效之。程昱等皆不平。操曰。吾昔日曾許之。彼各爲其主。勿追也。乃勅張遼驟馬請公少憇。而自引數騎前來。驢行。公乃回馬立于霸陵橋上。曰。累蒙丞相

恩賜。微勞不足補報。異日萍水相逢。別圖奉酬。操笑而答曰。雲長忠義之士。恨吾薄福。不能相從。金銀一盤。錦袍一領。畧表寸心。公卻金受袍。遂下橋望北而去。前至東嶺。斬孔秀。至洛陽。斬孟坦。斬韓福。至沂水。斬卞喜。至滎陽。斬王植。至滑州。太守劉延。不以船隻應付。遂至秦琪寨邊。因彼語言不遜。又斬之。乃過黃河。往北進發。此是袁紹地界也。公所歷關隘。凡五處。斬將六員。公馬上自歎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

耳。忽孫乾自汝南來。云云。袁紹多疑。主持不定。某與皇叔先求脫身。今已往汝南會合劉辟矣。公遂逕走汝南。操再遣使齎公文。遍行諸處。又令張遼傳諭沿途關隘。任便行。公作書與操云。劉豫州有言。尉佗秦之小吏耳。猶獨立不詭。某啞啞飛鳴。翔而後集。寧其志終小人下也。使明公威德布於天下。幹旋漢鼎。窮海內外將拜下風。沐高義矣。獨某兄弟。哉。至古城得會張飛。忽蔡陽追至。欲與秦琪報讐。琪陽之甥也。公怒。斬

之。尋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操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公掉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操追至當陽長坂。先主斜趨漢津。適與公船相值。得濟沔焉。初先主在許。與操共獵。公勸先主殺操。不聽。及在夏口。飄飄江渚。公怒曰。往日獵中。若聽羽言。可無今日之困也。先主曰。彼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乎。先主欲取樊城。公用徐庶策襲之。及徐庶之母爲曹操所囚。庶卽歸曹。而薦孔明以自代。先主因三

顧茅蘆而拜爲軍師焉。公不悅。及孔明用計燒新野、燒博望而公乃歎服也。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操，操敗走華容道。孔明令公遏其歸路，公見其敗衄可憐，卑詞求活，有寬假之意。又想昔日五關斬將，受操之恩，不忍加戮，縱之使行。天下義之。張昭設計取還荊州，而魯肅屯兵陸口。地名使人請公赴會，公慨許。次日起之，關平諫阻，公曰：吾于千鎗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况吾曾學

萬人之敵。業已許諾，不去是吾怯也。次日公果

至。酒酣，肅云：公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

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一塊土相資而足

下欲來收地耶？因佯推醉曰：公今日請吾赴宴，

非問是非，醉後恐傷故舊之情，遂與肅作別。先

主爲漢中王，遣費詩封公等爲五虎大將，公不

悅。云詩云漢中王與將軍如同一體，可與

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爵祿之

多寡也。願將軍熟思之。公大悟，乃再拜受印。公

聞馬超來降，作書與孔明，問超人才可誰比。孔明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時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公美鬚髯，故謂之髯。公省書，大悅，以示賓客。曰：孔明知我，忽蜀使至，拜公爲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荆襄九郡事。公受命，遂起兵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龐德助仁。德令匠造舁櫬而行，前至樊城三十里，出言不遜。公聞之，大怒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盡皆縮頸而奔。龐德豎子，何

敢來藐視吾也。是時秋天霖雨，襄泛漲，公因據堰水滄禁，七軍皆沒。禁降，斬龐德。於是梁、郟、陸渾諸起義者，擁衆遙受公印號，爲之聲援。威震華夏。操欲遷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以爲關將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令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公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刮骨去毒。此患乃除耳。公便伸臂，令醫劈之。時公宴會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淋漓，盈于盤

而公割炙飲酒言笑自若醫曰真天神也先是權遣諸葛瑾為子求婚于公公辱罵之不許權大怒至是用呂蒙慢兵之計託病回陸口而使陸遜卑詞讚美以驕其志遂襲取荊州而糜芳傅士仁皆降吳矣操復遣徐晃救曹仁公不能克引軍還是時方悔不聽司馬王甫之言而嘆其中豎子之謀晚矣及屯麥城而救兵不至夜走臨沮小路至決石被擒父子皆受害權送公首于操操以諸侯禮葬之景耀二年追謚曰

壯繆侯

按謚法武功不成曰繆與穆同如秦穆魯繆皆是也

按史稱關公為萬人之敵為世虎臣而訾其剛而自矜惜其大功之不就以為公之兵不先加于腹心之吳而先加于肘腋之魏不先加于藏身背伺之權而先加于露刃面拒之操故其勝魏也未足以強弱而其信吳也乃反以自斃固也不知公始識玄德于草昧卒然相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于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厲窘於浮虜之

中而其義愈明。蓋公之大節，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岳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斯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評曰：公自布衣應募，掃黃巾，若敗葉；馘良梟，德若承蜩；縛禁若擊鼠，覆七軍，若淹螳；其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間關萬死跡，故主于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噓漢燼于一綫，未盡之熄，其孤忠亮節，夫人而能言之。蓋

上而后王君公，下而紅女嬰孺，近而都掖，遠而魍結侏離之鄉，亡能不心儀公者也。麥城之役，公穆然而就寘，若無聞者，垂五百年而始爲開皇一顯于玉泉之刹，而尚泯泯也。又垂五百年而爲崇寧再顯於蚩尤之戰，而後著自是而又垂五百年，公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而趣公，其卹捍之靈與供奉之虔若相當焉。世稱公，有曰義勇武安王者，元所封也；有曰西臺朗

陵馘魔上將者道家符籙所傳也。有曰三界
伏魔大帝。威遠鎮天尊者我朝

神宗所加徽號也。嗚呼公雖誦于一時而信于
千秋矣。六。繇侯而王而帝矣。天子且不名而
余敢名之哉。是以特稱公云。

關公之失荊州非公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
烈之失在委公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
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
垂而以戎馬扼其吭。公雖勝獲于禁沒其七

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公保其能勝乎。
卽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

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
退是委公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

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
之衆而駐荆襄爲公聲援。公進而可以藉其
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

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于太山矣。夫以昭
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出此孰非天也。夫

取襄樊。而因以北掩洛。東蹂許。其賢於箕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不然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是時法孝直。龐士元俱無恙。擇一人焉。與公共鎮荊州。則善矣。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相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生於腋。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戕。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

初魯子敬嘗勸孫仲謀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雲長。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可謂有遠慮者。及呂蒙代屯陸口。以爲公素驍雄。有兼併之心。又矜其詐力。不可以腹心待。遂密謀害公。以快意一時。不思吳蜀結盟。所治何事。而剪其羽翼。失同仇之義矣。故綱目書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關某走還。權邀斬之。所以歸罪于權。著其無翊漢之心。而助操之惡也。

小說載呂蒙設計以圖關公、及得荊州、而吳侯大宴諸將、呂蒙接盃欲飲、忽然擲盃于地、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吾否、吾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年矣、被汝一旦以姦計圖之、吾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吾乃漢壽亭侯關某也、但見呂蒙七竅流血而死、然則蒙亦枉費心機矣、關公雖死、餘威猶烈也、真天神哉、

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而先主不能用也、其後爭之于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與之、及關公敗、并數郡而失之矣、蓋荆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吾嘗徧閱城外、平曠寥闊、乃戎馬之場、可以戰而不易守也、或云先主當都于此、而孔明不力主之、夫孔明精通堪輿、而肯輕易定鼎耶、人言死諸葛、走生仲達、以爲美譚、不知死雲

長。說。殺。活。越。權。活。曹。操。更。為。美。譚。也。特。為。拈。出。

關。張。不。負。先。主。先。主。不。負。關。張。桃。園。之。盟。真。可。隻。行。千。古。也。若。是。今。日。盟。兄。盟。弟。何。待。死。後。即。生。前。已。負。之。矣。何。况。盟。兄。盟。弟。即。同。胞。共。乳。之。人。無。不。胡。孫。也。繇。此。而。言。桃。園。三。公。真。聖。人。也。真。神。人。也。何。可。及。哉。

人。生。在。世。驚。天。動。地。事。也。要。幹。得。一。兩。件。此。後。便。可。高。枕。而。卧。矣。如。雲。長。斬。得。顏。良。文。醜。

曹。操。孫。權。都。不。敢。正。面。而。視。即。周。郎。有。意。圖。玄。德。見。雲。長。在。側。膽。自。碎。矣。

楚。人。慄。疾。易。動。項。王。將。之。而。為。張。良。所。散。關。

公。將。之。而。為。呂。蒙。所。誘。其。潰。一。也。或。曰。關。公。

項。王。之。後。身。也。烏。江。之。役。惘。然。有。瞋。恚。心。故。

喑。啞。叱。咤。之。氣。鬱。而。未。舒。轉。生。而。為。季。漢。之。

熊。羆。麥。城。之。役。憬。然。有。悔。悟。心。故。跳。盪。虓。武。

之。威。戢。而。護。法。顯。化。而。為。佛。門。之。龍。象。然。公。

回。頭。證。果。超。出。輪。迴。繇。侯。而。王。而。帝。總。是。一。

尊伽藍。豈非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者耶。
世言公髯中有一莖龍鬚也。故威鎮天下。鎮
荊州日。忽大雷雨。其鬚騰空而去。而公之威
望遂損。又初出軍攻樊。夢猪嚙其足。自知不
祥。語子平曰。吾今衰暮矣。年近六旬。雖死何
恨。而善諛者曰。猪亦有龍象。然與否與。
據玉泉禪師之言。雲長乃受顏良之報也。可
見世上因果着着不差。卽忠義如雲長。亦不
能免也。世人何必苦苦放債。直待本利一時

俱到哉。

曹孟德畢竟是一英雄也。只待雲長一事當

時。袁紹。袁術。公孫瓚。孫權。劉表。皆以延攬豪

傑爲急。誰人做得。嘗想雲長在許昌時。孟德

送金帛。送美女。送良馬。送戰袍。極其綢繆。求

以結納。都不吝惜也。及一出北門。便斬他六

將。雲長固是無可奈何。而孟德全不以爲嫌。

反遣人送公文。又遣張遼傳諭。沿途放行。非

英雄而能之乎。所以華容道上。俛保殘喘也。

詩云無德不報。雲長以之。若季世人情嶮巇。鄉隣有辱其絕綱者。輒忿不可解矣。昆弟有訾其廝養者。輒怒不可釋矣。勢宦之門客。寒生不敢唾斥矣。上官之差役。下僚不敢譙訶矣。故曰牀頭捉刀人。真英雄也。

余令山右時。曾移書解州守羅公。問關公有後裔否。荅曰。龐德之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而雲長絕矣。嗚呼。曹瞞漢之篡賊也。而二十五男。至今沛譙之種。如狗鼠然。

其麗不億也。雲長漢之忠臣也。而解良之袍。忽諸天道。固乃爾耶。雖然。千百世下。讀三國志者。每詈罵曹操。未有片香相貺。而雲長之廟貌。鐘簋徧天下。所得孰多也。則謂關公之血胤。至今未嘗絕可也。龐會亦徒操惡念耳。

血胤至今未嘗斷西出關會亦於燕惡念耳
 其與不與心雲身與之志對心而演與之

隋柱國上開府儀同三司右屯衛大將軍汝南

太守萊州刺史贈光祿大夫宿國武烈公麥

鐵杖

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為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

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伏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杖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慶亭衛者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

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卽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

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頰瓜蒂歎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汝當富貴唯誠與孝汝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

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尸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勲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陳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興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飾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賜贈巨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

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義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讐之志與武牙郎錢傑素交厚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謙知其謀具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

哀焉

按麥鐵杖驍武善走失身羣盜之中沒爲執傘之隸此貞士不屑與爲友者乃浮江爲賊所擒能殺賊而歸豈所稱兼人之勇脫身之哲合併一時者歟及除上開府再進屯衛大將軍每懷竭命之志度遼而自請爲前鋒若樂其死者卽虎痴茂以加矣嗚呼壯哉評曰爲將當有怯時是以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孔子彼之遼東之役橋尚未成何乃飛

身上岸而自送死乎。大丈夫果不當卧死兒女手中。奈何。拚性命而爲阿奴搏富貴哉。可以無死。死傷勇。此類是也。

古之將帥。雖有熊羆之姿。賁育之勇。而適弗逢世。多辱身于綠林。如杜伏威。王君廓。輩皆是也。然而一片桀驁之氣。婁挫而不餒。欲有所待。而發奮爲天下雄也。麥鐵杖亦一壯士。振拔污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

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惡能至此也耶。

唐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遼東道行軍大
總管安撫大使前左右驍衛大將軍沮江五
弓月道二大總管贈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
督涼國毅公契苾何力

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父葛隋
末爲莫賀咄特勒以地近吐谷渾隘多厲暘
徙去熱海上何力九歲而孤號大俟利發貞觀
六年與母率衆千餘詣沙州內屬太宗處其部
於茸涼二州擢何力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李大

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於赦水川萬均率騎
先進爲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鬪士死十
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是時吐
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
敗以爲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
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
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獲
它橐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
有詔勞軍於大斗技谷萬均耻名出其下乃排

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
將勸止及還帝責問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狀
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以臣而解
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
益多又夷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
其言乃止有詔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尚臨洮
縣主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與討高昌平
之始何力母姑臧夫人與弟沙門在涼州沙門
爲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薛延

陀毗伽可汗方強，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驚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遽反？」皆曰：「可敦都督去矣，尚何顧？」何力曰：「弟往侍足矣，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庭耶！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卽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被執也，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至

言狀，帝泣下。卽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授右驍衛大將軍，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旣許之，可柰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不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狠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叛，外攜不戰而擒矣。帝然之。毗伽果不敢迎，鬱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殺其庶兄突利，失自立，國中亂如

其策云帝征高麗詔何力爲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稍創甚帝乃爲傳藥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敦駟使自殺之辭曰彼爲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况於人乎卒捨之俄以崑岳道總管平龜茲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諭止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如蘇歌邏祿卑失五姓叛寇延州陷金嶺略蒲類詔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率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繞秦成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兵入

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遂殺招慰使果毅都尉單道惠據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道攀藟而上急攻之賊大潰孤注夜遁輕騎窮躡行五百里孤注戰死虜渠帥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取處密時健俟斤谷支賀等以歸遷左驍衛衛大將軍封郟國公顯慶中爲沮江行軍軍大總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高麗不克龍朔初復拜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蕃三十五軍進討帝欲自率師繼之次鴨綠

水蓋蘇文遣男生以精兵數萬拒險衆莫敢濟會水合何力引兵譟而濟賊驚遂潰追兵斬首三萬級餘衆降男生脫身走有詔班師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爲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五百馳入其部虜大驚何力諭曰朝家知而註誤遂及翻動使我貫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誅之餘衆遂安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瘞蠲護其家未幾蓋蘇文死男生爲弟

所逐使子詣闕請降乃拜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畧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畱何力守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引靺鞨數萬衆據城何力擊破之斬首萬級乘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合攻辱夷大行二城克之進拔扶餘勣勒兵未進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勣繼進攻凡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進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總章儀鳳間吐蕃滅吐谷渾勢益張入寇鄯廓河坊

等州詔周王爲洮州道相王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何力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毅始龍朔中司稼少卿梁修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庭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修仁驚悟更植以桐

按契苾何力夷種也太宗物色于降虜之中擢爲將軍遂忠義許國拔刀割耳抗節賊庭

嗚呼豈非毅然烈丈夫哉帝亦諒其心如鐵石不難拚一公主以贖何力主臣俱得之矣評曰夷性惇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驚挺不可遷蓋巧不足而諒常有餘也漢武帝時休屠王之子金日磾著忠節孝及病屬霍光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太宗因何力得萬均敗狀怒將解其官以授何力何力曰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之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

益多又非示遠之義斯人也而有斯言也其
篤慎可步武日磬矣

莫公其教為大國之宗因所伐歸而後
室次襲日磬日磬曰快國人且與會
王太子金日磬落中曰奉及誦風雷
擊益及不日而常百餘也莫為帝
稱曰莫世固其論朕莫也吾嘗
不可不贊得一公王以觀味也
王曰財歸之矣

